



上海鼓声迟

生还

著

往事深埋，那些落在广告牌上的目光，凭吊了谁沉默的爱恋。
一转身山长水远，亲爱，愿君永遇乐，此生尽欢颜。

淡极始知花更艳，十分红处便成灰。
曾经的眷恋深到最深处，就如那一场盛大春光……
而你是否还记得，繁花照眼的海棠？

shanghai
gushengchi

上海鼓声迟

shanghai
gushengchi



生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鼓声迟/生还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12
ISBN 978 - 7 - 5054 - 2005 - 2

I. 上… II. 生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4601 号

上海鼓声迟

作 者 生 还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责任编辑 王 磊
特约编辑 盛 秦
责任印制 张文东
封面设计 木易·金设计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130 千字
印 张 16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装 别 平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005 - 2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安静又清冷的上海情事

文/韩浩月

阅读到《上海·鼓声迟》的时候，我正在上海，所以对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，看得尤为上心一些。

作者所言的地铁人民广场站，是我经常转乘的地方，偶尔也出站到街面上感受一下上海——这个想到她的名字就会深深呼一口气的城市。

像电影的片头，画外音响起，“我想讲一个与上海有关的故事……请你，忘掉张爱玲的上海”，画面切到人潮汹涌的地铁人民广场站，一个放慢脚步的女孩在凝神地看着地铁里的各种广告牌。

地铁里的留言板上，出现了这样的字句，“妈妈，明年给你换大房子”，“我愿意世界和平，阿门”——没错，这就是上海，实用主义和空想主义结合在一起制造出的温情与浪漫，让她成为一个在过客们眼里永远神秘的上海。

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这么优秀的小说的开头。

记得进入正文阅读的瞬间，有点想回第一行字重新读起的冲动。这篇小说的开始，明明是在用第一人称在介绍一个写实的上

海，怎么会就这样切入到一段关于上海的往事、情事中去？

自此之后，整部小说的情节转换，都给我留下了淡入淡出的感觉，不得不承认，这种文字技巧的应用，让《上海·鼓声迟》的行文显得如此行云流水。

如同书中所写的爱情。

看这部小说，心境时常怅然，我知道，这是源于书中女主角张云逸的缘故。云逸的形象看上去很熟悉，她深情、执着，擅长等待，对伤害习惯报以微笑，但熟悉的同时，也觉得她很遥远，因为她的安静、清淡和隐隐的拒人千里。

这是一个可以暗自喜欢但不可以浅薄亲近的女子，如同，那么多张爱玲笔下的主角，她们都那么固执地相信爱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骨子里，却又对爱情有着近乎绝望的悲哀。

在热热闹闹、轰轰烈烈的爱情小说满地都是的时候，《上海·鼓声迟》是一部清冷的爱情小说，它发生在当下的国际大都市上海，却被写出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味道。我能理解上海骨子里的那种清冷。

有一次打车经过上海的张爱玲旧居，司机提醒我马上就要经过的常德路195号，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相爱的地方。

匆匆看了一眼，那一眼带给我的感受至今清晰——爱原来是如此无常又如此悲凉的事。

这感受再次于《上海·鼓声迟》中得到了验证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小说的文笔，得了张爱玲文字的深邃内涵。

目录



安静又清冷的上海情事 · 1

序 · 1

一 可怜欢喜深 · 3

二 繁华之间,赤地千里 · 8

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 · 16

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 · 26

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 · 36

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 · 46

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 · 57

八 唯我之遥,唯君之远 · 69

九 江山仍在,人难依旧 · 78

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 · 91

上海 鼓声迟



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 · 106

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 · 119

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,不要立地成佛 · 129

十四 来啊来个酒,不醉不罢休 · 139

十五 人生若只如初见 · 150

十六 我亦多情,无奈酒阑时 · 161

十七 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 · 174

十八 最肯忘却古人诗,最不屑一顾是相思 · 186

十九 推杯掩笑醉一场 · 197

二十 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 · 213

番外一 也无风雨也无情 · 226

番外二 春未老 · 234

各有各天涯——赵安镇 · 244



序

这是开始，也是结束

我想讲一个与上海有关的故事。

或者说，一个在上海谢幕的故事。

在我开始讲故事之前，请你，忘掉张爱玲的上海，忘掉王安忆的上海，甚至忘掉安妮宝贝们的上海。在我的故事里，上海与格调无关，与小资无关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、生活在上海的人，如果你每天都要往返在地铁站之间，如果你曾在人流高峰期经过人民广场站，你大概可以认同我的观点。

在人民广场换乘的时候，我想你大约会注意到通道两边的广告。有一阵子有一个叫做《悦己》的杂志广告，那几句文案很得人心。

我没有背景，我就是自己最好的背景。

爱就要勇敢表白，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

一点点赘肉别紧张，杨贵妃照样迷倒唐明皇。

常常可以看见匆匆走过的女孩子放慢了脚步去看，然后脸上浮

出一点笑容。这是仓促生活里的一点小小的可爱。当然，如今更吸引人的，也许是那个 slogan 为“上海没有陌生人”的“屋里厢”老酒的广告。上海没有陌生人，也许就不是异乡客。许多冷雨的黄昏，看那些红的绿的紫的背景灯，映着那些文字和等车人的影子，仿佛也有点热闹。

梁静茹的康师傅广告。中华英才网。午后红茶。一家快递公司。

这些都是隐约的印象。云逸说，她偏爱文案好的广告，哪怕构图简单——文字的温暖最能直达人心。虽然她自己做的是美术设计。

所以她会注意到那个“520 我公益”的留言板。

那时候还是四月初。云逸刚刚接了一家公司的单子，每天在人民广场换乘。她看到那个留言板的时候，上面已经差不多写满了。

有人写，妈妈，明年给你换大房子。

有人写，我愿世界和平，阿门。

几个日本女生结伴走过去，好奇地打量着，用日语说，真有意思啊。

一个高大的西方男孩子在讲电话，撞了她一下，她忘记他有没有说对不起。

人潮汹涌。

下一列班车到了，许多人跑了起来。

而她停下，从包里拿出笔，在林林总总的字迹间添了一句话：之城，我永远爱你。

可伶欢喜深

shanghai
gushengchi



沈之城翻她的画来看，云逸就透
过窗子看外面。窗外的葡萄架，横出
一院子的青翠，嘟噜着一串串的果实，
仿佛能闻见香甜似的。精心砌的鱼池，
蜿蜒一带，水从外头引进来，青砖做
的底与沿，她知道里面有红色金鱼，
茜纱裙一样透明的尾巴。夏天可真好。

云逸记得十八岁的夏天，在涡城。外头杨树上永无止境的蝉鸣，悠长如青春时候的烦恼。大太阳白花花地晒，教室里的电扇一圈一圈地转。静寂的风声里，有人翻书，有人写字。那个总是迷路的外乡老人在校园里转来转去转不出去，拉长嗓子喊：“磨剪子嘞，抢——菜刀——”

可是还是落了榜。她学美术，专业课极高，文化课差了两分，志愿上填了唯一的一个学校，连调剂都困难。

她记得暑假里，沈家的空调永远维持在20°，从二楼下来，才到楼梯口，胳膊上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姑姑说：“你就是心高，弄成现在这样，我跟你妈怎么交代呢？”她皱眉，叹气，又笑了一声：“你妈现在可有话说了，‘大姐，你把小云要走，就带出了这点儿出息？’”她模仿着云逸妈妈的腔调。

云逸低着头，不说话。说什么呢？姑父瞪姑姑一眼，低声说：“你少说一句吧。”

更尴尬。

沈之城就在那时候回来。

饭桌上，他接过姑姑的话头，笑着说：“姑妈，姑妈，见了大嫂，才知道又当姑姑又当妈多辛苦。”姑姑说：“老七你说，什么不好学，非要学美术，以后算什么呢？女孩子，学个英语啊什么的，又体面又稳当，不是很好？”

他揀一只虾，毕恭毕敬地递过去，“啊大嫂，你揭我老底，我高中不也是闹了一阵子学画的？”一边向云逸眨眨眼，心领神会的一个笑。

姑姑说：“你不一样，你现在不是学了医，念出来硕士？”



姑父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那也是爸大棒子打出来的。”

沈之城打哈哈，转话题，“小云，吃完饭带我去看看你的画，我同学在江城美院混，学校不太好，几个老师还不错，可以的话咱们往那方面努力。”

吃完饭他们去三楼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姑父姑姑在一楼说话。

沈之城翻她的画来看，云逸就透过窗子看外面。窗外的葡萄架，横出一院子的青翠，嘟噜着一串串的果实，仿佛能闻见香甜似的。精心砌的鱼池，蜿蜒一带，水从外头引进来，青砖做的底与沿，她知道里面有红色金鱼，茜纱裙一样透明的尾巴。夏天可真好。

良久没有声音。

沈之城去唤她，看见这呆呆站着的女孩子，眼睛里汪着的泪水。

十八岁，以为花好月圆锦衣骏马的年华，这样的尴尬。

他叫了她一声，说：“小云，你姑姑……”

“她是关心我，我知道。”云逸打断他，表情平静，声音里有一点的抖，“我只是觉得自己没用，再多考两分，大家不是都欢喜了？”

她眼里的泪，一滴一滴掉下来，却没有哭出声。

之城把纸巾递给她，“多考两分还是一样的，小云，人都不满足，你考了好学校，会挑你的专业，选了好专业，以后还会挑你的奖学金，挑你的工作、口碑、另一半，甚至儿女……可挑的太多了。”他拍拍她，笑，“所以你现在觉得开心就好了，大人说说也只是他们的习惯，不是真的生气。他们还是爱你的。”

是爱的吧？父亲去世之后，姑姑和母亲就开始了争夺战。

一个对自己说：“我们张家的女儿，跟着别人家算怎么回事？”

另一个对自己说：“我自己的女儿，当然跟着我，她要过去，难道要跟着姓沈么？她以为她还是张家的人？”

都是背地里的话，背着对方，却当着她。云逸觉得自己在中间，两人一箭一箭射向对方，每一箭都先穿透她——这也是因为爱。

她要是真出息，考个北大清华，念个核物理的博士出来，也许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吧？可是她没出息，偏偏喜欢画画，偏偏又没考好。

之城拍拍她。大嫂的家事，他这几年不在家，也知道一点。两个人这么多年没孩子，拿云逸当女儿看，可是大哥话太少，大嫂话太多，这孩子又太敏感。

可是谁没有十八岁的时候呢，那时候，父亲打折一根大棒子，吼：“学画！学画！你看你都跟什么人混？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！”

母亲哭，她是续弦，自己生了三个孩子，存下来两个，一个儿子去了部队，这一个儿子再不学好，她怎么在前任的几个孩子前抬头？

于是他就学好了。

医科，白大褂，冰冷的器械闪烁着银光，人人都要叫一声，沈医生。背地里说，前任沈市长的儿子，真出息，医学硕士啊，真是家教有方。

他叹一口气，再给眼前的女孩子递一张纸巾，她红着眼，声音闷闷的，“都爱我，只不过，我妈爱我姓陈的一半，姑姑爱我姓张

的一半。”

之城笑了，拍着她的头，“才胡说呢，照你说，我爸以前都拿大棒子揍我，现在偶尔还给我根烟，给一盅小酒，难道老爷子爱的是我的白大褂？”

云逸抽抽鼻子，终于是笑了，叮嘱他：“别跟姑姑说我哭了，她会难受。”

之城点头，这个丫头，总体还是懂事的。

云逸记得，那天之城穿一件浅黄T恤，极简洁的短发，眉眼清和，有隐约的笑意，叫人见了不由得想亲近他。

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她的姑姑是他的大嫂，他是她姑父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在人前，她要叫他——七叔。

她十八，他二十七。

葡萄藤葳蕤了满院子，红色金鱼游动，杨树生知了，一日日地唱歌，有个人挡住她的尴尬，向她眨眨眼，会心一笑。

这是相逢之初，欢喜深深。

二 繁华之间， 赤地千里

shanghai
gushengchi



其实也不算喜欢，她喜欢没有颜色，黑白灰，冷调的蓝与青，画画的时候会用金粉与各式各样的红，石榴红、胭脂红、银红、大红，但是没有粉红。但是睡觉的地方，要一点温暖的颜色，晚上才不会失眠。粉红是个好颜色，娇娇的嫩，温馨的小嫩嫩，足以抚慰人心。

2007年2月，云逸大四的第二个学期，独自一人来到上海。

她学美术设计，是当初之城帮她选的专业。找工作的时候她瞄准了几家广告公司，投了简历，可是均不成功。

他们说，设计太古典，偏冷调，不符合如今市场的需要。她待了一个月，一无所获。

那些日子可真难过。这城市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走在街上，就觉得被淹没，有一种窒息的压抑，可是也自由。没有人认识她，人人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，在这里开始的，是全新的生活。

哪怕只是为了轻松地等待。

这里她只有一个初中同学，杜嘉兰，日子过起来也轻松。她找了房子，住下来，白天出去找工作，晚上回来，烧菜煮饭，嘉兰过来，两个人一起吃。有时候兴致上来，跑去外头买酒，多多少少喝一点。上海多米酒，度数不高，喝到微醺，还可以出去逛街。路边小店的衣服也不错，看一看，不买都觉得开心。

她问嘉兰：“你觉得这样可幸福？”嘉兰点头。

好朋友在身边，青春还正盛，若是可以，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过下去，也不会觉得漫长。

嘉兰说：“云逸，你就留在上海，陪我三年。”她保研，长日清闲，正是最值得享受的时刻。

那时候云逸在面试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街心公园里大棵茂盛的树木与大片花朵，红红绿绿都湿润在细雨中，只觉得心底无限的平静与欢喜。她给远在北京的另一个好友许文发短信，此地繁华如流水。想起来，也是好的。

她在网上挂了个帖子，大略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希望找些散碎

的单子来做。过了半个月，有人联系她。

规模很小的一家公司，做地产的户外宣传。客户要求烦琐，要画面简净、凝练，用色典雅，温暖而且有张力。一切都这么抽象。但是世界上的确有运气这回事的，云逸去试，第二张稿子就被客户采用。公司老板叫曲池，还不到三十的样子，一把及腰长直发束成马尾，看到别人家的作品，就感慨地说：“啊，你看，多么牛X而大气的稿子啊！”很认真的表情，却让许多人忍俊不禁，连嘲讽都是可爱的。

这个活儿细水长流地做着，倒也开心。

住了很久，才和隔壁的女孩子见到。她洗过澡，过来敲云逸的门。是个细眉细眼的女孩子，典型的四川女生长相，没说话先笑，笑得眼睛弯弯两泓黑，耳边头发湿答答地贴在脸上，又甜美又妩媚。

“新邻居？我和你住，出差大半个月，现在才见到你。”她笑笑地倚在门上，拿浅绿大毛巾吸着头发上的水。

云逸招呼她进来。

她眼睛一转，笑：“你这里可真好，你喜欢粉红色？”

云逸含笑说是。其实也不算喜欢，她喜欢没有颜色，黑白灰，冷调的蓝与青，画画的时候会用金粉与各式各样的红，石榴红、胭脂红、银红、大红，但是没有粉红。但是睡觉的地方，要一点温暖的颜色，晚上才不会失眠。粉红是个好颜色，娇娇的嫩，温馨的小潋滟，足以抚慰人心。

果然女孩说：“你不像。”又笑着介绍自己，“我叫乔榛，你叫我小乔好了。”